与夏禹书

●白水

夏禹公:

我知道,这样称呼你,帝气不够!但你在世时也未称帝,当时的子民谨称你为后。四千年过去了,从你身边开始转轨的那个帝制早已融化于这方土地,土地上长出的庄稼,长出的荆条长出的野花野草——尽管你所建的帝制与后来的始皇嬴政所建的那个帝制区别较大,尽管你也承袭了尧舜做法,选择了皋陶、伯益作为你的继承人,但我们后世还是认为禅让与世袭就是在你这里实行了改道,王朝的建立始于你,你儿子启破石而出的传说,是不是你妻子难产呀,又或是不是你为他世袭量身定制的一件外衣?我常常为此感喟。不过我们时时想起来的主要还是《尚书?禹贡》的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所以你一直高大地被我们仰视。

我们现在仍然称九州,慕九鼎,甚至"问鼎"甚至"一言九鼎",只是没有人知道每件重达十吨,且铭有各州山川地形、奇珍异兽,万人难移的九鼎的下落。你不会因此暗暗发笑吧!

我一直想在自己的脑海中模拟一下你涂山会盟时那壮阔的场面,但一直未能如愿,也无法呈于笔,现于纸。或许滚滚的历史烟尘并不想让我们知道得太多,于是我们得到的差不多都是只言片语或语焉不详,像考古人在你这个会盟之地挖出来的鬼脸式鼎足陶器碎片、石镞及石器,我看着都是热烈的冷静,有某种因我读不懂读不透而显示出来的得意与神秘。

连殷墟的甲骨文中也未找到过关于你的印迹,有人甚至因此怀疑过你的真实存在,认为你可能是九鼎上所铸的某种动物。你是通过哪一粒尘土,哪一片陶砾,哪一颗小草的根系把你确凿存在的信息释放出来,牵引着考古人也牵引着我们越过所有的麦粒与尘埃一路尾随来到这里的?所以我认为你并不甘于寂寞,所以我们也就一铲一铲地找,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挖。你处处留白呀!即便这个你留给我们的会盟之所,远远望过去,仍然空寂而寥廓,像一块补丁。

时值春末,风很温和地从我脸上吹过,天空飘着云,淡淡浅浅,四周既不是一览无余也不怎么让我费神费力。《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来朝,就是万国共主呀,这是怎样的盛大!此刻,我正站在你设立的禹会村这个几千年不改地名的祭祀台上——我坚信,这一定是离你最近的地方。几千年不改一定也是如我,始终有一种对你不愿释怀的景仰,就像这脚下的黄土,它什么时候改过颜色,什么时候弃你而不顾!它一直紧紧拥抱你,直至融化你。这便是这方大地的守候。

我与同行的作家们一起数了数,这祭祀台上一共三十五个柱坑,考古专家早已推定,柱坑为插旗杆遗迹。此时,我仿佛看到三十五杆诸侯旗帜在空中猎猎舒卷,鼎、甑中散发着麦粒稻谷的香脆,觿、壶中盛放着上好的酒浆,猪、羊等牺牲品整齐有序。历史并没有向我们复述你会盟时站在祭祀台的豪言壮语,但我感到你从肺腑中发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面对苍茫大地的吼声,我甚至看到了诸侯们响应的欢呼雀跃,像现时四周的麦浪铮铮滚过,振奋人心。

这三十五个柱坑应该不包括防风氏吧?防风氏首领因删删来迟被你当场斩杀,我知道这是你巩固王权杀一儆百且十分奏效的手段,这个手段,现在听来仍然有股凉气让我倒吸。这股凉气也许就包括了帝气。你也不用否认,帝气往往是残忍的。

放眼望去,荆涂二山在我们的眼前既朦胧又清晰地呈现着它的黛青色,静静地与蓝天分开。它们一直是这个样子吗?我是第一次来,连这个远距离观看也是第一次。是的,看你,我们一直都是远距离遥望。但我推断你开荆涂山,采用"火烧水激"结合"撬杠疏凿"的方法导桐柏之水入海,荆涂山的树木应该被你的民众砍伐殆尽,因而当时的荆涂山并不是黛青色,而是灰褐色。据相关资料显示,荆涂山主要由石灰岩构成,岩性脆硬且易受温差影响开裂,十分适合你"火烧水激"之法。

你像是懂得现代技术。你把荆涂一裂为二,于是有了荆山峡。如此说来,荆山峡当然就是一人工峡,明代《中都志?卷二?山川?涂山》引水经注:(荆、涂)二山对峙,相为一脉,自神禹以桐柏之水泛滥为害,凿山为二以通之,今两崖间凿痕犹存。又《水经》云:禹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所凿处有遗迹,冬月可见。现在不是冬月,即便我现在赶到名叫断梅谷的荆山峡,也见不到这个凿痕。但我仍然相信这个内容。

这便是执念。曾有人置疑你为什么不选择夏族的核心地区举办这样的盛会?我认为这也是你的执念。《墨子?兼爱下》中《禹誓》篇也是有记载的:"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毫无疑问,你把主会场设在此一定有你的政治考量,你的铁杆粉丝都在这里,后稷代表周族,涂山氏是你的岳父族群,伯益则代表东夷,皋陶与你岳父这一族是铁杆。这次会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誓师大会,你一心建立帝制,打败三苗,实现民族融合,建立大一统的华夏族,必须要有强大的盟友支持。有人说你的婚姻是一场政治婚姻,我想这不就是你实行帝制的重要一环嘛!后代周武王孟津观兵聚集八百诸侯肯定是受你的启发,是对你这次会盟的效仿或再造。

我喜欢《淮南子》里关于你化身为熊开山的故事,可惜原文已散轶,我们今人知道的大多来自后来唐代颜师古的转引:禹治洪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这个传说颜师古虽转引得绘声绘色,但与《史记?夏本纪》中你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记载似有矛盾。妻既已化石,哪来的一过家门时"妻子分娩,婴儿啼哭,大禹因治水任务紧急未入家门"?

历史总是矛盾着,何况你是三皇五帝之一,黄帝的玄孙,所以我们不必过于较真,这也是隔空向你致敬的方法之一。向你隔空致敬的还有一件事,《吴越春秋》说,你于涂山台桑石前娶涂山氏女娇,辛日娶,甲日便离家治水,婚期连头带尾仅四日。害得女娇整日思念,有情诗一首为凭:候人兮猗!这首仅四字的《涂山女歌》为《吕氏春秋?季夏纪》所记载,应该是中国第一首情诗了。无做作之态,直达人心。

我一直坚信你来过我的家乡皖西南长江北岸的一座小县城。《战国策?魏策》中有明确描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我家乡古时是一个军事重镇,史称大雷戍,当其时与三苗族一样居于彭蠡之滨,北面背倚古南岳衡山。你涂山会盟后便率兵大败三苗,即便没有在我家乡屯兵,也一定如我先人同采彭蠡之波,同饮洞庭之水,甚至不可否认,我祖先一定在你平定三苗的那场战斗中助了你一臂之力。所以我的家乡一度被称为义乡,也因此我家乡现在天空清脆而亮堂,稼禾饱满又香甜,村寨像半开的玉兰,呈玉色,真的能抚摸出温蕴的香味来。

这一切当然都是标记,是你在我家乡做下的标记,世世代代麦浪滚滚稻花飘香地等候你的归来,从不改初衷。我不知道,这场战争后,你是否再来过?

站在祭祀台上,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这脚下的黄土,想找到这祭祀台上的土与周边的土的不同之处。感觉它们一律褐黄,那些柱坑中的土也是如此,即便是禹会村遗址博物馆的外墙墙体的颜色也是褐黄色,与我家乡黄土完全无二致。也许以我的眼力的确难以将它们分出个子午卯酉。

分不出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一切皆为黄天厚土。你现在睡在这黄天厚土之中,已与这土没有任何区别,与土地没有任何区别的睡眠一定是安详的、香甜的。

曾有一个镜头令我印象极深,你治水十三个春秋,人已经一瘸一拐。我想你必然是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而且严重。我一喜欢跳舞的朋友某次居然给我跳了个一瘸一拐的舞蹈,我不禁发问,这是什么舞呀?他说这就是"禹步"呀。可想而知,今人对你的崇拜已经进入到了骨髓,甚至已经化而为基因了。

想起杜甫于永泰元年携家出蜀东下,参谒大禹古庙时写下的一首诗《禹庙》: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云气生虚壁,江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早年读它时,总认为此诗一般,与子美的其他作品不可比。现在想来,早年真是智拙。"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何其高远!你不就是华夏大地上垂挂的橘柚嘛!杜子美品尝着,我们品尝着,四千多年了,我们会继续品尝下去,津津而有些怪味。

怪味好,怪味让人无法忘记。

养一缸荷(外一篇)

●魏兴付

去年寒假有一天,我在收拾整理自家后院柴屋杂物时,发现有两口大缸闲置又占空间,便向老婆提议移出其中一口完好无损的大缸用来养荷,她也欣然同意,于是,我们便小心翼翼地抬起缸,轻轻缓步移到后院外面一棵柚子树旁,找个空位,平整基土,稳稳当当摆好这口大缸。

接着,我从自家菜地端头的池塘里,用铁锹从枯水几乎见底的边沿,慢慢挖取松软的淤泥放入皮畚箕里,一担担挑到大缸边,缓缓倒入缸里,直到总容量大约三分之二处,再挑了几担水将淤泥浸润。准备工作大体完成,可养荷的种苗还不知从何而来?

今年立春之后,有一天,我大嫂得知我想用缸养荷,她说老四家后院有一缸老荷,他们一家常年不在家,日常养荷是由她代理,好几年没动过,缸底肯定有种藕。果不其然,大嫂直接取出一截藕芽送给我,按照大嫂的要求,我于当日放入这口大缸淤泥里。也不知道行不行?

待春学期开学后,我忙于九年级毕业班教育教学工作,前两次月假回家,看看大缸似乎没什么动静,也没当回事,回到学校又一头扎进工作里,有时,也偶尔关注吴汝纶公学校校园西门一隅的"荷花池",教学之余或傍晚散步于此,留意这里的变化,六月份,只见校园的荷花池,在夏日的热烈氛围中,荷花迎来了它的盛花期。花芽逐渐发育成花蕾,然后挺出水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花瓣缓缓展开,荷花绚烂绽放。那粉嫩的花瓣,洁白的花蕊,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娇艳动人,宛如一位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在微风中翩翩起舞。此时校园的荷花池,满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壮美景色,令人陶醉不已。不知我家的那缸之荷如何?

2025中考之后,身为班主任算是送走了我的毕业班。等成绩揭晓,完成《2025中考志愿表》填报,待暑期来临,我于7月5号从桐城回望江,过上属于自己的暑假生活。一回到家,便问老婆咱家养的那一缸荷咋样?她只是微笑并没有直接回答。补上一句:"你自己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只见荷叶挨挨挤挤,叶柄也愈发挺拔,撑起一张张倒立伞状的圆叶。有的叶边还卷着,像被谁轻轻折过,待完全展开,便绿得发亮,微风吹来,在缸口摇曳生姿,

仔细看时,在荷叶的簇拥下,发现有两株红莲的花苞一大一小崭露头角。它们宛如被精心包裹的礼物,顶端泛着淡淡的粉色,仿佛是大自然为它们涂上的一抹胭脂,绚烂而夺目。我是满眼惊喜,不禁叹道:好一缸美荷!

我也好奇地询问老婆,前几个月回家,似乎没看到什么,咋变化这么快?她说随着气温升高,嫩绿的幼芽便从藕节间快速生长,这幼芽好似刚破壳的雏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茁壮成长。六七月份是它们生长的鼎盛时期。

养一缸荷,就像把整个夏天的诗意都收揽在了一方小小的天地里。闲暇时,坐在缸边,看着荷叶舒展,荷花绽放,或是莲蓬成熟,都能让思绪放空,沉浸在这份宁静与美好之中。它不只是一种植物的养殖,更是一场心灵的修行,让我在忙碌的生活里,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清凉净土。等到秋风渐起,残荷虽败,却仍带着别样的韵味,那时,我会静静期待来年,期待这缸荷再次带来满目的生机与希望 !

再度挖竹根

老宅有片竹园,这是上辈的遗留。父母早已作古,我们兄弟五人早已成家立业,各忙各家。按农村传统习俗,老宅及竹园归属小弟继承,可他在北京谋业发展,已基本定居北京,这老宅及竹园后来由小弟委托当老师已退休在家的大哥代管。

多年下来,大哥年岁已高,力不从心,近几年大哥将此转让由我家代为接管,自种自收。平日里,忙碌于工作和生活的琐碎,我们挤时间将老宅基地复耕种上庄稼,很少有时间顾及这片竹林。这竹子长得太茂盛,占了不少地方,影响其他植物的生长,之前,大哥曾请过挖掘机在竹园边沿挖出壕沟,我们也曾网购了针对竹根的除草剂沿着壕沟均匀播撒过好几次,但最终收效甚微。竹根的地面潜伏生长伸延,其顽强的生命力超出我们的想象。

近日,我趁学校国庆长假回家,妻子安排我们一起再度挖竹根,上一次是寒假。乘这次我们当地的国庆期间天气大多阴天较凉,适合干体力活。我找来一把铁锹,兴致勃勃地来到竹林边。一开始,我信心满满,觉得挖竹根不过是小菜一碟。然而,当我开挖时,才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竹子的根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在一起,像一张紧密的网,紧紧地抓住泥土。每挖一下,都感觉锹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牵制着,无法翻动。少数竹根如弓形露出地面,对付它并不太难,难的是深藏不露者,进展缓慢,有一垄长约7米的边沿地,一天下来只挖了一半,咋这么顽固?我又从别人家借来一把铁镐,我用力将铁镐刨土,切断竹根,老婆将其一截一截地翻出地面。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点一点征服藏在地底下的"竹根"。

我用力地刨着土,不一会儿,额头上就布满了汗珠。那些竹根,长短不一,粗细不均,它们在地下肆意蔓延,似乎在向我展示着它生命力的顽强。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我面前的竹根叠放成一堆。我打梱用车带回自家,将其均匀放在水泥地平上拟定晒干当作优质的柴伙用。如此循环我们夫妇俩劳作了好几天,都感到身体劳累疲惫,但心里还是舒畅的,因为我们终于再度战胜了它。

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竹根",它们或许会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但只要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有毅力去克服,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



祝允明(1461年1月—1527年1月),字希哲,生于山西太原,祖籍长洲,因右手有枝生手指自号"枝山",明代著名书法家,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徐春芳的诗

摘李子

几颗红李子
让我的秋天变得充实

黄海一脚跳到树上
他摘起了李子
他的动作那么粗暴
李子疼得枝叶摇晃

蒋本正说,鲜红的李子
被别人摘走了,你难过吧?
李子垂下,叮当的晚钟
惊动了夜晚的月亮

月亮站起来,如一只红狮子
吼声回荡着空旷的寂寞

雨的倾诉

雨声,把我的情书
送到你窗前
你能听懂吗?雨的嘶哑嗓音
在摸索你静夜的灵魂
和那些开花的停顿

你夸我一句,我又回到了少年
在柳条下,你留下了三月
你看我一眼,我的体内繁花涌动
怜悯的花瓶,插着春天的寂寞

你的脸庞,如月光下的菩萨
我所有的发愿,是成为你面前
的净水和馨香,黄金的骨头
闪着落日的神圣之光
没有甘露供养,爱河就会断流
裸露的河床,到处是干裂和死亡

梦中的身影,走在镜子中
很久前的月光,在手上凋落
恩爱一时间,李子的欢畅
在清秋里,垂下穿红裙子的云
渴望拥有那拥有的,拥有的蜇伤
对我来说,比画个烧饼充饥还难

黄昏,遇到秋雨

秋雨来了,她洁白的小脚
踩到我唇上,让我恍惚
看到潘妃步步生莲的舞步

美人本自莲花生,请停止
媚眼的试射,诗人受不了
那些惊涛骇浪里的飞弹和鲸鱼

细雨里,一个孤独的诗人
想起柳枝和燕子,想起飞翔
他潮湿的羽毛,野猫抖起温顺的咆哮

鲁院那么小,已经被一遍遍丈量
情绪如海潮,不时上涨
退潮后,留下鱼跳蟹爬的诗章

雨后,绿叶不染尘
细雨点化后的睡莲,满脸潮红
海棠的果子,敲响叮当的秋风

词语穿着轻纱,挠不到痒处
洛神赋千言,不如黄海的一句
(此处有3000字删除)

此间有什么好处?鲁院的花花草草
如海棠,如艳李,如睡莲,如狗尾巴草
唱起新翻杨柳枝,活在诗人的句子中

鲁院的兄弟

——致蒋本正

好兄弟,你带来伊犁河
磅礴而纯美的酒香
我来自江南,脚下的莲花
绽开半壁江山的烟雨迷茫

鲁院的花花草草,飘荡夜来香
江山美人,成为我们的意象
多少灯火和话语,被房里的火锅煮沸
多少明月和蝉鸣,照亮历史的苍凉

荷塘月色,闪烁着你内心的涟漪
树上的李子,新红了我的歪诗
你低调而充实,如海棠垂下的果实
我倦旅京华,只有被寂寞拖长的影子

栓马桩前,我们是被栓住的骏马
在虚构的真实里,信马由缰
星河旋转,日子很快就过去
灵魂的相遇,让我们吼出了
穿越万古的新腔

漠北与江南

——给蒋本正

我住在汉字耸立的宫殿
我的江山,有漠北江南
列强环伺,处处起狼烟
需要英雄挺身,以血止战

太多的苍蝇在窗外窜访
我们需要烧焦乌云的力量
魔幻的世界,阳光和阴影在拔河
彩虹是谁的梦,谁吻过的口红?

落日是帝国的睾丸
在大漠上展示着雄风
大炮和飞弹飞上天空
校正江山的妖娆曲线

马蹄哒哒,步下升起红莲
让我瞬间回到烟雨江南
那些桃杏,嫁给了春风
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秋天新红的伤口

我秋天的伤口里
含着一颗新红的李子

鲁院安静的仪表盘旋转
精准计算剩下的秋天
鲁院的花草里
李子是那么成熟动人

在梦里,李子的甜
如舞鞋上红宝石在闪耀
梦醒了,李子在远方
披着春天颤栗的花瓣

红色是内心的火焰
月光顺流带走我的知足
灵魂朝那个梦的心形道声晚安
暂坐的芍药居,夜色迷乱而孤独

我只想默默为你写诗
擦去你梦里的泪滴
新红的李子需要祝福
需要成为美好、珍爱的事物

天空的床单晾干黑暗
垂果的李子树,在把丰收守护

李子树

李子啊李子
新红的李子
垂下成熟的魅惑
我只是在树下经过
李子的温柔比酒好喝
李子的摇曳让秋天起航
李子高高在上
我无法触碰的爱
闪着命运不可测的力量
我们没有任何交集
只是想像的翅膀
让我身上染着秋光
让我那些粘贴、复制的日子
旧流程多了新梦和怀想

孤寂之夜

黑夜是一口棺材
装进了我的寂寞

月亮坐在屋檐
虫鸣奏响空虚感

苹果和李子靠在一起
在桌上,它们相互取暖

这个停顿在梦境里的世界
幸好有你相伴漫漫长夜

秋月夜,想起杜甫

月亮在天空里,闪着翅膀
我可爱的天使,你舞如霓裳
让我想起天宝年间的杜甫
背井离乡,批判朱门醉生梦死的疯狂

历史在继续,我上了高速行驶的车厢
美如红李子的词语,在给江山梳妆
夜色习惯了封闭管理,疲惫的脸上
遗忘治愈了苦难,秋虫的歌声苦涩而清凉

残荷听响

●汪文义

老詹约我去乐和农庄看荷,说秋天比夏天好看。我将信将疑。荷花开的时候我来过,满塘红白,照相的人挤在栈道上,想拍一张没有别人后脑勺的照片都难。秋天有什么好看的?

老詹没解释,只说:"你去看了就晓得。"

老詹是我在望江县老年大学的同窗,退休前是中心小学校长,语文高级教师。平时话不多,喝酒也不劝人,下棋输了就笑笑。他说"你去看就晓得"的时候,正低头剥一颗花生,花生皮碎了一桌子,他没擦。

重阳前一天,群里接龙去乐和农庄,我报了名。老詹也报了。

那天早晨天阴着,不冷不热,风里有桂花的尾调。小巴到了农庄,一车人呼啦啦往葡萄长廊走,我落在后面,老詹也落在后面。我俩穿过一座旧亭子,亭柱上的漆皮翘起来,摸上去像干裂的嘴唇。沿一条碎石曲径往塘边走,两边柳丝垂下来,叶子还绿着,但绿得发灰,梢头已经卷了边。老詹伸手拨开一根挡路的柳条,说:"到了。"

塘很大,十几亩水面铺开去,一眼望不到边。满塘残荷,枯茎东倒西歪,有的站着,有的折了半截耷拉在水面,有的干脆整个趴进泥里,只露出一截断口。荷叶没一片是完整的,焦黄卷曲,像烧了一半的纸。水面上浮着一层绿苔,几只水黾划来划去。空气里有泥腥气,混着烂荷叶的酸腐味,不难闻,但也不香。

说实话,第一眼是失望的。这么大一片荒塘,有什么好看的?

老詹已经蹲在塘边了。他掏出手机,对着水面拍了一张,看了看屏幕,又拍了一张。然后他说:"拍不出来。"

"什么拍不出来?"

"声音。"他说,"你听。"

我蹲下来,闭了嘴。

雨是这时候来的。先是几滴砸在枯茎上,嗒,嗒,像有人在敲空竹筒。然后密起来,满塘"沙沙沙沙",不齐整,这一声还没落,那一声又起了。十几亩的雨声连成一片,从塘这头滚到那头,又滚回来。枯茎承不住雨,雨水顺着杆子往下淌,汇到断口处,滴答滴答往水里掉。有的枯叶兜住了水,积到一定分量,叶子一歪,"哗"地泼下去,重新弹回来,再兜。

老詹说:"夏天来的时候,荷叶是满的,雨打上去,'噗噗噗',闷的。现在叶子卷了、破了、脆了,雨打上去是'嗒嗒嗒',脆的。不一样。"

他说话的时候没看我,盯着水面。塘边一根枯茎上缠着旧尼龙绳,褪成灰白色,打了死结,绳头飘在水里。

"你夏天来,就为听雨?"我问。

老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跟老卢来过。老卢是我在小学的同事,教数学的。退休后跟我一起在老年大学做事——他是教务主任,老卢是电吹管班班长,我在中间搭个桥,一搭一档,忙得比上班还起劲。"

"老卢也爱荷?"

"他爱吹电吹管。"老詹嘴角动了一下,"夏天那次,他背个布袋子来,里头装着电吹管,往塘边一站,对着满塘荷花吹《洪湖水浪打浪》。我说你这是给荷花伴奏?他说不是,是给荷花壮胆,开得再野一点。吹完一段,荷叶上蛙跳走两只,他说'你看,管用吧'。"

我笑了。老詹没笑,接着说:"去年秋天,他又拉我来,荷花败了。我说这回没花给你壮胆了。他说秋天有秋天的吹法。那天刚下过雨,他站这儿,对着十几亩枯荷吹《送别》,吹到一半自己停了,说'老詹你听,雨打枯叶比电吹管好听'。我说你拉倒吧。他说真的,你听嘛。"

老詹停了一下,望着塘面。

"今天怎么没来?"

"去年冬天查出来不太好,出门不方便。老年大学的事,老卢歇了一阵。那段时间,老詹替他顶着。后来老卢又回来了。"老詹捏了捏膝盖,"其实我也讲不清。就是觉得,夏天热闹是给人看的,秋天这声音是给荷自己听的。老卢那时候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他没再往下说。我也不晓得接什么。

雨下密了,同窗们在亭子里喊:"老詹!汪老师!回来喝茶!"老詹应了一声"来了",站起来,膝盖响了一下。他又看了一眼塘面,说:"老卢要是在,肯定又掏出电吹管来,说'老詹你听,这回我不吹,你听雨'。"

往回走的路上,柳条上的雨珠滴进我脖子里,凉的。碎石路面积了水,鞋底带起一层泥,糊了半截鞋帮。老詹走在我前面,背有点驼,伞没撑,雨落在他的白头发上,亮晶晶的。

雨还在下,枯茎还在响。

回到亭子里,同窗们正围着桌子喝茶吃花生。茶是农庄自己炒的,有点涩。老詹喝了一口,说:"老卢泡茶要放两颗红枣,怪人。"他说完自己笑了一下,像在跟谁说话。

有人问:"你俩看什么看那么久?"老詹剥了一颗花生,说:"听响。"众人笑了,以为他说笑话。

我也剥了一颗花生。花生皮碎了一桌子。

老詹没擦,我也没擦。

回城的车上,老詹靠着窗睡着了。手机从他手里滑下来,屏幕还亮着,停在相机界面。最后一张,是那池残荷。拍糊了,什么都看不清。